

• 理论研究 •

## 中医阴阳的“天—地—人”体验哲学<sup>\*</sup>

刘宁 贾春华<sup>#</sup>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0029)

**摘要:** 体验哲学作为认知科学的第二代分水岭,强调心智的具身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中医阴阳理论具身认知不离《素问·著至教论篇》天文、地理、人事的范围,也可称之为医道发展的“天地人”隐喻认知模式,按照此模式对中医阴阳学说重新进行解构,发现日月、四时、水火、山、男女、守使、门、容器等隐喻是中医阴阳学说内涵的最基本隐喻,从侧面反映出阴阳学说的形成是“天地人”隐喻认知的产物。基于此种模式可以发现阴阳学说的同一内容可以源于多种不同的具身经验,阴阳学说中某些内容的矛盾可能由于隐喻种类的不同,阴阳可以称之为“纲纪”“根本”等属性很可能源自始源喻属性的传递。

**关键词:** 体验哲学; 隐喻; 中医; 阴阳

**doi:** 10.3969/j.issn.1006-2157.2021.01.004

**中图分类号:** R226

## “Heaven, earth and human” experiential philosophy in yin and yang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up>\*</sup>

Liu Ning, Jia Chunhua<sup>#</sup>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As the second-generation watershed of cognitive science, experiential philosophy emphasizes the embodied mind, unconscious cognition and metaphorical thinking. The embodied cognition of yin-yang theor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s about astronomy, geography and people, which are mentioned in *Su Wen* (*Plain Questions*) called “heaven, earth and human” cognitive metaphor patter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According to this pattern, based on the deconstruction of yin-yang theory, the metaphors of sun and moon, four seasons, water and fire, mountains, men and women, guardians, doors and containers were the most basic metaphors of the connotation of yin-yang theory. It shows that the formation of yin-yang theory is the product of metaphorical cognition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 Based on this pattern, the same content of yin-yang theory could be derived from different embodied experiences. The contradiction of some contents in yin-yang theory may be caused by different types of metaphor. Taken as a root, yin and yang may be derived from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original metaphor.

**Keywords:** experiential philosophy; metaph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yin and yang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 Jia Chunhua, Chief Physician,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o. 11 Beisanhuan Donglu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9. E-mail: jiachunhua125@163.com

刘宁,男,在读博士生

<sup>#</sup> 通信作者: 贾春华,男,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认知科学视域下的中医理论研究, E-mail: jiachunhua125@163.com

<sup>\*</sup>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 81874514)

**Funding:**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81874514)

**Conflicts of interest:** None

体验哲学作为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最早由乔治·莱考夫等人提出,主要挑战当时盛行于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与客观主义。其理论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理论,核心观点为心智是涉身的、认识是无意识的、概念是隐喻的。同时,隐喻也从一种修辞方式逐渐被作为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模式。也就是说人类要产生新的概念都是基于以往的、不同领域的自身“经验”(或体验)而构建,所以具有隐喻性,而这些往往不被人类自身所注意。

体验哲学已对西方主流哲学进行了具身隐喻认知的构造过程,作为中医理论重要的哲学基础,阴阳学说的构建又有其独特的“体验”。而这些体验可用《素问·著至教论篇》“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来概括。依据体验哲学的基本观点,天文、地理、人事范畴内的概念及关系是中医阴阳学说形成的基本源泉,所以以下将按照“天一地一人”的具身隐喻认知模式对阴阳学说主要内容进行还原与追溯。

## 1 天文隐喻

中国是最早进入农耕文化的国家之一,而农耕活动的指导往往依赖于历法与四时节气,古人对天文的普遍熟知程度远超于现代,如明末学者顾炎武所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天文隐喻指古人将阴阳作为天上的物体来认识,其中关系最密切的当属日月与四季。

### 1.1 阴阳与日月

中国古代历法依据日月运行不同的划分有3种,分别是太阳历、太阴历、阴阳和历(夏历),而这样的称谓反映了日月与阴阳的关系。而较早的文字记述见于《周易·系辞上》“阴阳之义配日月”。

医学中引入“阴阳是日月”最早见于《灵枢·阴阳系日月》,虽然有这样的称谓,但在正文中并未见具体内容的表述。而“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通过最佳说明推理原则,很可能为“阴阳是日月”这一隐喻的直接产物。其更多是基于古人对太阳与月亮关系的认识,如西汉京房认为“以为日似弹丸,月似镜体;或以为月亦似弹丸,日照处则明,不照处则暗。”同时成书于此时的《周髀算经》也提到“日照月,月

光乃生,故成明月。”已经认识月光并不是自身产生,而是由于太阳的照射形成。而东汉时期的张衡在《灵宪》中提到“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进一步说明月亮盈亏的变化其实源于太阳影响,而从反证的角度,并未有其他概念能如此圆融地解释此阴阳关系,所以可以认为“阳生阴长,阳杀阴藏”是“阴阳是日月”的产物,同时也说明日月隐喻是重阳思想的源头之一。

### 1.2 阴阳是四时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此处“四时”与“阴阳”连用,可将其看作阴阳是四时的隐喻。另外更明显的隐喻表达如《灵枢·刺节真邪》“阴阳者,寒暑也”,只不过四时用寒暑来代替,这在语言学上属于转喻的用法。《易经·系辞下》:“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可以知道寒暑与四时在时间上是相同的,寒暑与四时同属于季节的概念,所以可以认为寒暑与四时为同一类型概念。寒暑有寒热之意,一般理解为冬天夏天,但不如将其理解为大寒与大暑,因为在大寒之后是立春,大暑之后是立秋,这就是人体能感受到气温明显变化的极点,也是以寒暑代指四时的认知原因。

当阴阳被作为四时来对待后,阴阳学说则会产生新的内容。四时划分的最主要依据是温度,也就是寒热(或寒暑)。下文将提到将阴阳作为水火也可带来阴阳相克与阴阳相济等概念,不同的是四时之寒热变化是连续性的,既可以看作是寒热之间的相克,同样也可以看作是寒热之间的转换——寒极生热、热极生寒,体现在四时为冬变春、夏变秋。又因“阴阳是四时”的隐喻,所以产生了阳极生阴,阴极生阳,如《灵枢·论疾诊尺》所说“四时之变,寒暑之胜,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另外关于阴阳学说为什么引入四时这个概念还可以作一假设,通过前期研究可以知道,阴阳的本意是明暗,明暗可以有寒热的体验,阴阳范畴内就有了寒热。某个偶然原因,很可能因为寒热,进而把与寒热作为变化主要特征的四时进行了关联,阴阳范畴内便有了四时,而四时

寒热的特异性推动阴阳转化的产生。如果将四时的寒热按照程度进一步划分,就产生了阴阳的二分模式即阴阳的太少,这与现今的某些假设相一致<sup>[1]</sup>。

## 2 地理隐喻

中医学中的地理隐喻包括了山河湖海等地面的原生产物,中医阴阳学说构建与地面之水、火、山最为相关,其中将火划分到地理是因火多被称为“地火”。

### 2.1 阴阳是水火

近人提出“水火文化”为中华文化的轴心<sup>[2]</sup>。虽然国内尚未发现古代以“水火”来指称的理论,但中医阴阳学说存在“阴阳是水火”的隐喻,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所言“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又《血证论·阴阳水火气血论》:“而阴阳二字,即是水火;水火二字,即是气血。”而具体有哪些内容体现了水火何种隐喻,需结合具体实例进行说明。

#### 2.1.1 阴阳与水火升降

升降又可以称之为交感,一般概称为“阳升阴降”,“阳者主上,阴者主下”也与此相近。如果将此种理论认为是基于水火的隐喻而来,那么就与“水曰润下”“火曰炎上”相一致。但是与升降相关的还可以有明暗,通过对阴阳本意明暗的研究可以知道,第一种是以太阳为参照点,如果日悬高挂,未有云遮挡就称之为阳,而有云蔽日就称之为阴;第二种是以山(或者其他物体)为参照点,接受到阳光照射的地方为阳,不能受到阳光照射则称之为阴,虽然两者以不同的参照点进行解释,但核心都是围绕太阳来展开,也就是说无论是阴还是阳,都是太阳的阴阳。这是基于文献考证的结果,但也不排除由于习惯将白天称为阳,夜晚称之为阴,这种也符合以太阳为中心的原则,而又因为太阳升则天明,太阳降则天暗,所以也产生了“升为阳”“降为阴”相同的结果,只不过这里基于的隐喻为“阴阳是太阳升降产生的明暗”。此处升降理论产生了太阳与水火两种始源喻。很难说升降理论是基于哪种隐喻而产生,也可能是并存,也可能随着新资料的产生,这两种结论将被推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开篇即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这里提出了阴阳可以概括万物的广泛性,而水火对于人类来说恰恰是最重要也是最为常用的物质,高成鸢在《“水火”范畴与中

华文明论纲》强调水火范畴对于阴阳概念的影响<sup>[3]</sup>。所以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阴阳是水火”的隐喻是阴阳可概括万物的因素之一。

阴阳升降理论的主体内容为“阳升阴降”,但在后世的发展中出现了“阴升阳降”的理论,如朱丹溪在《格致余论·饮食箴》中所言“气为阳宜降,血为阴宜升,一升一降无有偏胜,是谓平人。”阴升阳降理论的出现其实源于始源喻的改变,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云“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此处已明确提出阳为天,阴为地,因为地气上升,天气下降,从而会推导出“阳降阴升”的结论。而改变始源喻最重要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基于水火隐喻的阴阳学说已经不能满足对新现象解释的需要。比如心肾相交,心为阳属火,肾为阴属水,现一般解释为心火下交于肾使肾水不寒,肾水上交于心使心火不亢。但是现实中火一般是炎上的,水一般是润下的,所以这里为了解释人体的需要对水火的性质进行了重塑。但如果引入“阴阳是天地”的隐喻,则可以很好的解释。如果继续按照水火隐喻也可以解释,只不过引入了“二元”的概念,如《周慎斋遗书·阴阳脏腑》有云“心肾相交,全凭升降……肾属水,水性润下,如何能升?盖因水中有真阳,故水亦随阳而升至心,则生心中之火。心属火,火性炎上,如何而降?盖因火中有真阴,故火亦随真阴而降至于肾,则生肾中之水。升降者水火,其所以使之升降者,水火中真阴真阳也。”这一观点解释心肾相交,阴阳是水火的属性没变,并且也未改变水火的现实特点,阴还是下降的,阳还是上升的,心之所以能下降是因为阳中有阴,肾之所以能上升是因为阴中有阳。所以这也在一定程度说明有些中医理论的形成因为解释性的需要存在不同的始源喻。



#### 2.1.2 阴阳与水火离合


水火离合指水火制约与互济的两种状态,与阴阳的对立制约与互根互用相关。水火在自然界中更多以对立状态而存在,也就是水多则能灭火,火过旺能把水烤干,那水火相济如何得出?高成鸢提出烹饪方式的改变是“水火相济”出现的原因,中国的蒸煮都是以水火互用为前提<sup>[3]</sup>。经过发展水火相济也从一种习惯发展为一种认知模式。从具身认知的角度看,这样的论证是可行的。并且西方人不习惯


用水火烹饪,所以也很难产生水火相济这样的概念。

后世所谓调阴阳具体到医学实践中更多指寒热,而寒热恰恰是水火的本性,烹饪这一过程与中医调阴阳存在较多的相似性,姑且将这一假设命名为“治病如烹饪”。如果一个好的食物水分与火候是调和的,那么对应到人体就是阴阳的调和。食物火候不够,对应人体为阳虚,则需要补火助阳;火候太大对应人体为阳亢,则需清热泻火;水分太多对应人体为阴胜,则虚补火助阳;水分太少对应人体为阴虚,则需加水以滋阴。这是基于“阴阳是水火”隐喻对阴阳对立制约与互根互用理论的刻画。虽然这一内容在“阴阳是人”的隐喻中有所体现,但此隐喻引入了寒热的概念,而这一概念恰恰是后世中医阴阳学说中应用最频繁的。

## 2.2 阴阳是山

前文中提到围绕阴阳明暗产生的焦点的相关概念,所谓焦点可以理解为明暗的概念基于何种场景产生。甲骨文“阳”作,“○”表太阳,下半部分“一”在甲骨文中为“示”表桌子。左半边为“阜”部,表土山。如果以太阳为焦点,阜旁与示旁为场景,则如《说文解字》“阳,高明也”;若以“阜”为焦点,则如《左传》所述“山南为阳”。甲骨文“阴”作,应以太阳为焦点,意为云气升腾遮蔽太阳,随着文字的演化,历代“阴”字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存在“阜”的组成结构。“阳”字也是如此。可以说山在“阴”“阳”含义的叙述的过程中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元和郡县志》“山南曰阳,山北曰阴”是以山为对象指称阴阳,但在回答阴阳是什么时,常常借用这些指称对象,这就会产生矛盾,但在阴阳的语境中已经习以为常。如果基于“泰山是山”的前提言“山是泰山”则更容易发现语言中矛盾,这种矛盾是隐喻产生的必要条件。同样可以从“山南曰阳,山北曰阴”得到“阴阳是山”这一隐喻的描述。虽然水作为阴阳的载体也较为常见,但更多是作为山的对子出现。

《素问·生气通天论篇》“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合,精神乃绝”中的“阴平阳秘”现被认为强调阴阳的不可分割,但大部分都是完全基于“阴阳离合”的反向解释,很少能有从正面解释者。同篇“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应为同意,但表述有“秘”“密”之不同。首先依《字书》作“秘,密也”<sup>[4]</sup>。另外从字形看“秘”最早见于小篆作,左边为示,右

边勺子里洒,所以整个字看为一种祭祀行为;而“密”字最早见于金文作,上面表安定之义,下面为山,意为山间之空隙可以安居。可以安居之处必定为山间空隙狭小之处。综合来看,将其解释为后者更有助于行文的理解。带入原文后作“阴平阳密”与“阴阳离合”相对仗,所以阴平阳秘应理解为阴阳平密。密与平实则指不同的地域,平类似空旷的平原,密则指较平狭小的空间,这样两者就相互对应。而离合与平密在意象层面基本一致,平旷则容易离开,间密则容易聚合,形成了平—离、密—合的关系。此处又作偏义复词,取“密—合”之意。所以“阴平阳密”强调阴阳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山的概念得出。此种结论的得出可以看作是“山之南,山之北”阴阳原始含义的演化,只不过原来是用山之明暗程度,此处借用山之空间特点。但都不离“阴阳是山”的基本隐喻。这种隐喻目前看来是更具思维跳跃的离奇隐喻。

## 3 人事隐喻

人事隐喻指借助与人相关的内容认识世界的方法,与《易经·系辞》所说的“近取诸身”相一致,人事应当理解为自然人与人的实践两个方面,在中医阴阳学说中,男女、贼寇、守使等自然人的概念与建筑、容器等实践产物对阴阳学说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 3.1 阴阳是男女

《素问·阴阳应象篇》:“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将阴阳称为“变化之父母”是一种隐喻性的描写,但这种隐喻性的描写在中医的其他论述中并不常见,其更常见的基本隐喻为“阴阳是男女”,如《格致余论·受胎论》中所言:“男女,阴阳之仪象也。”与《春秋繁露》中所言“天地之阴阳当男女,人之男女当阴阳,阴阳亦可以谓男女,男女亦可以谓阴阳。”可能源于男女相对于父母为更基础的属性。同篇中又有“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但这种叙述方式与下文“左右者,阴阳之道路”“水火者,阴阳之征兆”有所不同,所以按照《札移》<sup>[5]</sup>的观点,应改为“血气者,阴阳之男女”,即阴阳男女属性的区分是气血,而这可以看作“阴阳是男女”这一隐喻内容的扩充。

“阴阳是男女”这一隐喻对于阴阳学说的内容与地位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有云“阴阳合故能有子。”一般有两种含义,一

指男女的交合,一指阴阳气血的调和,这两种解释均可,但前者应该为“阴阳合”的本意或初始。而张景岳《类经·藏象类》所言“阴阳交构,胎孕乃凝”的这种隐喻则明确指男女的交合。《易经·系辞下》:“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此句将人之男女构精与万物化生相并列,认为男女构精与天地万物化生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这很可能是古人生殖崇拜的思想反映。生殖崇拜源于原始社会对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需要,相关研究认为半坡彩陶鱼纹系女阴的象征,中国母系氏族社会晚期文化遗存中彩陶上的蜥蜴纹、壁虎象、龟纹、蛇纹均系男根之象征,这些为祈求人口繁盛的祭器<sup>[6]</sup>。因为某种原因,男根女阴必须借与之相似的其他物体进行表达。同样在中医“阴阳是男女”的隐喻中,可以认为男女之交合借用阴阳表达,进而转移到阴阳学说中,是阴阳互根互用理论的源头之一。如后世《寓意草·论金道真阳上脱之症》所言“人身之阴阳相抱而不脱,是以百年有常,故阳欲上脱,阴下吸之不能脱也;阴欲下脱,阳上吸之不能脱也,盖阴阳互为其根。”此以抱字为喻,已暗指阴阳为人,而能抱者更可能为男女。而又如《修真九要》所言“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阳相合,方能生育。”或许更可以说明阴阳的互根互用理论与强调阴阳相合的思想源于人类的生殖文化。而阴阳学说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可能也与这种具身的隐喻认知有着密切的联系。

### 3.2 阴阳是守使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云“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这里的守与使为经典的官职隐喻。此种隐喻也是中医理论的重要隐喻之一,如《素问·灵兰秘典篇》以官职来隐喻十二脏腑的功能。

依据《中国官制大辞典》所述,守乃“战国始置,尊称太守,为一郡最高行政长官。秦汉沿置”“使,为使者统称……秦汉以降,大率交聘敌国、通接殊域、劳问远方、安辑新附、慰抚兵役。”<sup>[7]</sup>守与使反映了阴阳的相互守护的关系,实际属于阴阳的互根互用范畴。具体来言,假设两国交争,需派遣使者进行交涉,对于使者来说,他的谈判可以保护国家,这就是“阳在外,阴之使也”;而对于国家来说,其可以在后方为使者提供各种便利与威慑。

虽然从字面意义上是相互守护的关系,但是守

与使之间是否存在贵贱关系,或者说这种贵贱关系是古人有意言说还是无心插柳。如果从《素问·灵兰秘典篇》开篇“愿闻十二脏之相使贵贱何如”与脏腑功能的官职隐喻来看,很可能阴阳的“守使隐喻”存在着某种意图,比如将生活中地位最高的君主与认为是脏腑中最重要的心来相配。主使之间则反映“中心-边缘”的意象图式,这种意象图式一般都是重视中心的原则,阴为守,那么由此隐喻带来的作用就是“重阴思想”的反映。《灵枢·本神》云“五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而此句可以看作是“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的扩展,守为关键用词,并且所言相似。如果气可指代阳,那么由隐喻推出的“重阴思想”则可以在一定程度得到佐证。

### 3.3 阴阳间的竞争

在人类社会活动中,除有正常互相协作与配合外,难免竞争或纠纷。而前文之男女与守使为阴阳的正常关系的内容来源。阴阳对立制约的内容,很可能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比如“阳胜则阴病,阴胜则阳病”中的胜字,作动词时有胜任或胜利之意,胜字产生的场景源于人之战争或比赛的竞争对抗活动。所以可以认为,古人将人体失调原因归于是阴阳不协调,而这一过程类似于人之对抗活动,进而产生了“阳胜则阴病,阴胜则阳病”的理论描述。

以上结果为一种推测,但阴阳的对立制约内容的本质是斗争,其也可源于其他的生活场景,但现有资料很难对其追溯,只能借后世以作参考。如《景岳全书·痢疾》载“夫阴阳之用,欲其相济,不欲其相贼。阴阳相济为调和……盖阴阳之性,阴喜静而恶动,阳喜暖而畏寒。及其相贼,则阴畏阳亢,所以阴遇阳邪,非枯则槁;阳畏阴毒,所以阳逢阴寇,不走即飞。此阴阳相妒之机。”

### 3.4 门结构的三阴三阳


目前三阴三阳的起源大致可以归为天文起源与哲学思考两大类<sup>[8]</sup>,其结果可以说明三阴三阳产生的原因。而至于三阴三阳之间的关系内涵,则是基于古代门的结构来认识。这与起源的体验有着根本的不同。阴阳学说在古代建筑领域应用广泛,而基于门对三阴三阳学说的扩充或许看作建筑学对阴阳的“反哺”。


如《素问·阴阳离合论篇》:“太阳为开,阳明为

阖,少阳为枢;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而《黄帝内经太素·阴阳合篇》太阳、太阴则作“关”。杨上善将解释此条时将“关”“阖”“枢”从脏腑功能来解释,并认为三阳为外门,三阴为内门。以此推测,“关”“阖”“枢”即为内门外门的结构。同样于《素问·皮部论篇》云“阳明之阳,名曰害蜚;少阳之阳,名曰枢持;太阳之阳,名曰关枢;少阴之阴,名曰枢儒;心主之阴,名曰害肩;太阴之阴,名曰关蛰。”结合李克绍与丹波元简两位先生考证的结果<sup>[9]</sup>,“害蜚”到“关蛰”等词都是门结构的名称。所以对于《素问·阴阳离合论篇》“开”“阖”“枢”,如果从隐喻一致性的角度,开理应为门结构的一部分,但目前并未发现古代门体称之为开的结构,所以更可能作“关”,而关,并不是开关之意,参照《说文解字》应当解释为门栓,类似于现在的门锁。阖为门扇,枢为固定能使门转动者。而这样关于“太阳为开”的解释则需做进一步斟酌。而“太阳为关”可参考杨上善“禁津液及于毛孔”的解释。



### 3.5 阴阳是容器

阴阳是容器,属容器隐喻的范畴。其基本概念为将某一物体、事件或行为当作某种有边界的容器或范围。而此种范畴思维更属于人类无意识的结果。

阴阳学说中如《素问·天元纪大论篇》所言:“故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中”甲骨文作,表示迎风飘扬的旗帜插在一圆圈中间,实则象征某种范围的圈定。“故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可理解为阴的范围中有阳,阳的范围中有阴。不仅阴阳范围可以相互内含,阴阳内还可含气血,如《素问·血气形志气篇》:“太阳常多血少气,少阳常多气少血,阳明常多血多气,厥阴常多气少血,少阴常多气少血,太阴常多血少气。此天之常数也。”可以知道,三阳被当作一种容器,血气被认为是在容器内的实体物质,而三阴三阳的区别之一为所含气血的多少。

还可体现“阴阳是容器”隐喻的为“于”字,更宽泛的讲,在汉语中作为介词使用“于”字基本为容器隐喻的体现。如《伤寒杂病论》中所言“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发热恶寒者发于阴也。”“于”甲骨文作,其可解为“干”旁用以行走的道路,加以引申为范围。上句可解为阳中热的含量比较多,阴中寒的含量比较多,而寒热也已经被认为是阴阳范

围内的有形之物。

从语法上看,“于”和“中”皆是介词形式的隐喻,也存在“受”“入”动词形式的隐喻。如《素问·太阴阳明论篇》“阳受风气,阴受湿气”,“受”字甲骨文作,表示将盘子之类的物品从一个人的手中交到另一个人手中,同理外邪侵犯人体阴阳就如物体一般从一个范围转移到另一个范围。入为动作形式的隐喻,如《素问·宣明五气篇》:“邪入于阳则狂,邪入于阴则痹……阳入之阴则静,阴出之阳则怒。”《素问·腹中论篇》:“夫阳入于阴,故病在头与腹,乃腹胀而头痛也。”“入”在小篆作,现在多将其解释为一种类似楔形的物体,如尖刺或刀锋,因此种物体非常容易透破或刺入,后来引申为进入之意。所以无论是阴阳之入还是邪气之入,隐喻背后所表达的意象图式基本一致。

### 4 结语

通过以上刻画,基本说明阴阳学说的形成与发展是天地人隐喻认知模式的产物。基于此种模式可以发现阴阳学说内涵形成与其属性的确立与始源喻密切相关,其继承关系满足以下逻辑:有关阴阳隐喻的描述,其形式上满足“阴阳是事物A”,如果A事物具有a1、a2、a3等多个属性或内容,那么阴阳可以具有这些内容中至少一种属性或内容,又因为隐喻映射规定两者不能完全相等,所以阴阳只能从A中继承某些属性或内容。

阴阳学说的某一内容很可能受多种始源喻共同影响而形成,隐喻学上称之为博喻。如阴阳互根互用形成受水火、男女、山等始源喻的影响,阴阳的对立很可能源于对人事或水火的体验,这种认知起点的差异很可能是由不同文化圈具身认知经验所导致。

阴阳为万物之本的属性与男女、四时、水火有关。在较为原始的时期,人们存活的意义就是生存与延续,生殖与孕育就成为当时人们较为推崇的属性,而自然之四时与人之男女是最直接的载体。所以会有四时为万物之本或生长之门、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之说。而这些概念被引入用以构建中医阴阳学说时,其“万物之本”的属性也被嫁接到阴阳之中,随着阴阳学说的兴盛慢慢形成了阴阳为万物之本的说法。水火如果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的轴心,那么也会产生同样的认识。

阴阳学说中的矛盾与始源喻的混用有关,如前文提到的阴阳的升降与重阳重阴思想,“阳升阴降”源于“阴阳是水火”,“阴升阳降”源于“阴阳是天地”;“阴阳是日月”,日在日月关系的主导地位与重阳思想有关,“阴阳是守使”,守使关系推导出重阴思想。如果推而广之,有关中医学说内容的这种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医语言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sup>[10]</sup>。

#### 参考文献:

- [1] 郝宇,贺娟. 对中医学阴阳内涵的反思[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7, 40(12): 973-977.  
Hao Y, He J. Reflection on the connotation of yin and yang in TCM [J].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7, 40(12): 973-977.
- [2] 高成鸢. “水火”范畴是中华文化的轴心—兼论“阴阳”的归纳、“格物”的诠释[J]. 社会科学论坛, 2014(8): 4-30.  
Gao CY. The category of “water and fire” is the axis of Chinese culture—also on the induction of “Yin and Yang”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ngs” [J]. 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 2014(8): 4-30.
- [3] 高成鸢. “水火”范畴与中华文明论纲[J]. 文史哲, 2019(1): 99-116.  
Gao CY. The category of “Fire and Water”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J].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2019(1): 99-116.
- [4] 谢启昆. 小学考[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 244.
- Xie QK. Xiao Xue Kao (Textual Research on Word) [M].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2015: 244.
- [5] 孙诒让. 札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344.  
Sun YR. Zha Yi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9: 344.
- [6] 赵国华. 生殖崇拜文化略论[J]. 中国社会科学, 1988(1): 131-156.  
Zhao GH. Description on reproduction worship culture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88(1): 131-156.
- [7] 张政烺. 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496.  
Zhang ZL. Dictionary of Officials in Ancient China [M]. Zhengzhou: He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0: 496.
- [8] 许圣贤. 《内经》三阴三阳学说的形成及其运用[D]. 广州: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09.  
Xu SX. The 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Neijing's tripartition of yinyang theory [D]. Guangzhou: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2009.
- [9] 李克绍. 李克绍伤寒解惑论[M]. 2版.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8: 62.  
Li KS. Li Keshao Li Keshao's Solution to Puzzles on Cold Damage Diseases [M]. 2<sup>nd</sup> ed. Beijing: China Med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8: 62.
- [10] 贾春华. 中医理论思辨录[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0, 33(7): 441-443.  
Jia CH. Speculation of Chinese medical theory [J].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0, 33(7): 441-443.

(收稿日期: 2020-07-15)